

◇ 黄成勇 著

幸会
幸会
久仰
久仰

山东画报出版社

◇ 黄成勇 著

幸会 久仰 久仰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幸会幸会 久仰久仰 / 黄成勇著.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5.1

ISBN 7-80713-059-8

I. 幸... II. 黄... III. 文化—名人—访问记—中国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0896 号

责任编辑 苏海坡

特邀编辑 王海增 自 牧 潜 庐

版式设计 王 钧

出版发行 山东畫報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2098470

市场部 (0531) 2098042 (传真) 2098047

网 址 <http://www.sdpress.com.cn>

电子信箱 hccb@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规 格 150 × 228 毫米

8.5 印张 209 幅图 18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定 价 2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那份牵挂和感动啊

——序黄成勇《幸会幸会 久仰久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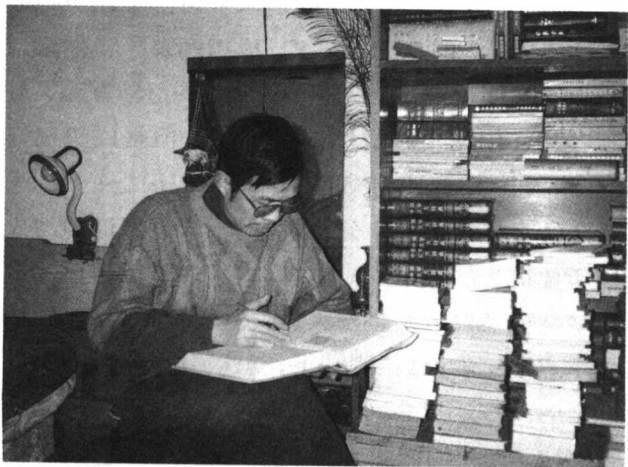
龚明德

几年前，成勇在一本颇受书界喜爱的他的个人文集中写到谷林时曾自述他不是那种见了好文章好书读了就了事的人，他还要去“寻觅机会登堂入室”，与写出这些文章和书的人“接席交谈”。成勇抒情地说：“参见、拜谒老师、学者，一次次良晤，总会给我带来莫大的欣慰。就是寻访他们的过程，往往也带着淡淡的诗意。”这部《幸会幸会 久仰久仰》的主要篇章便是充满着这类含有“淡淡的诗

龚明德在书斋

“明德兄潜于斗室，不闻世事，与我同被满天红尘，却是未通音问已经年余。去夏约他来舍小饮，他说且待天凉。如今寒天之后，炎夏未远，明德兄仍是‘一春鱼雁无消息’。当然，我这厢也未曾‘青鸟殷勤频须寄’。他禁止我打电话给他，除非有佳音相告，其所谓‘佳音’者，乃是我所搜求的新文学版本，主动割爱于他也。”

——程宝林致黄成勇信



意”的“寻访”的情感实录。

的确是这样。十多年前，成勇于成都举办的全国或四川书市期间，除了书市的紧张活动之外，见缝插针地邀约了入住这座古城和也来参加书市的十多个几乎都是同辈的“书爱家”，其乐融融地在一起谈书说文，几个小时过去，成勇于欢声笑语中为他的书店赢得了一群铁杆读者和宣传者。几年后成勇的书店创办读书月报《书友》，这十多个人中能写文章的大都成了该报的固定作者。这些人中就有本书《鱼香茄子》一文写及的“还没有点火放油”笔下的“茄子的色、香、味诸美早已如在眼前、鼻间和口中了”的“蜀人张放”。

同辈友人可以邀约、集合于某处欢聚，对长辈、师辈的文化人，尤其是德高望重的文化名人，只要条件允可，成勇总是事先预约，而后专程登门拜谒。成勇那次在成都访问流沙河先生，就近乎朝圣般的庄严。

全国各级新华书店有关负责人都在成都，成勇当然得全方位地“应酬”。那天中午，成勇的友人接到流沙河先生的电话，说“下午三点请成勇来家里坐坐”。连不少电视台的请求采访都予以拒绝的流沙河先生，同意见黄成勇，成勇的友人自然知道必须按时到达流沙河先生处。于是，赶紧联系。好不容易在电话里与成勇接上了头，但是成勇已是“醉坛人士”，迷迷糊糊的应答让友人很担心。到了约定的下午两点五十分，成勇的友人赶到流沙河先生所住宿舍的大门外时，高高大大的黄成勇已经衣冠楚楚地恭候着了。友人问：“中午喝多了？”成勇歉意地笑着说：“刚躺下，就听到电话，好像是这个时间在这里会面。”成勇《蓉访流沙河》第三自然段“先生的门敞开着，房间通透豁亮”就确实

表明流沙河先生是把下午三点的约见黄成勇列入了“时程”的。但是，成勇为文时忘了太史公“秉笔直书”的遗训，隐去了这一节，于此补载，以存史实。

黄成勇与流沙河先生的一见如故，其实是文化香火传承的必然。再过几年，成勇的书店有一个重大活动，流沙河先生一接到邀请就毫不犹豫地表态“要去”。到了成勇的书店，流沙河先生说：“我是闻着你们书店的书香来的。”——把一家书店办得书香味十足，让懂书、爱书的文化人感觉不到铜臭味，黄成勇这个“总经理”是发挥了智慧和尽了他的责任的。

本职工作尽责、尽力的同时，黄成勇忙里偷闲竟有这么多洋溢着书卷气息的散文、随笔问世，让熟悉他的师辈和同辈友人以及他的读者欣喜不已。1995年12月由海南出版社印行的《沐浴书香》早已是读书人心目中的爱物，这本《幸会幸会 久仰久仰》较之《沐浴书香》更见功力、更具特色。在这部《幸会幸会 久仰久仰》的集子中，成勇对他描述着的人事，除一以贯之的简练、生动、传神外，他的那份牵挂和感动，比早先的文字里所表现的显得更揪心、更强烈，而且像一条鲜艳夺目的红线，从头至尾贯串全书。我就被这揪心的牵挂和强烈的感动所撞击，不由自主地读了一遍、又读一遍……

成勇在文字中体现的对他所写人事的那份牵挂，在饱含类似亲情的毫无间隔之密切的同时，更具有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神圣和庄严。成勇供职于国家新华书店，他就很自然地产生了对惨遭折磨且不知所终的早期国家新华书店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储安平牵挂；成勇是湖北人，对于那些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落难的湖北籍著名文化人和在湖北工作过的

著名文化人就有了割不断的牵挂；成勇是十堰人，浓浓的乡邦情怀让他对曾在此战斗和生活过的邵子南乃至与邵子南有关的人，有一种寻亲般的牵挂；成勇是文化人，他极其自然地到了黑龙江就专程去呼兰祭奠早逝女作家萧红，到了北京就去拜谒谷林，到了长沙就去访问钟叔河、访问朱健……

成勇在文字中体现的对他所写人事的那份感动，是儿女对亲生父母或乳母的知恩图报般的声泪俱下的感动：他对“七月派”的成员，就如同对家人那般了如指掌，拜见胡风遗孀梅志，拜见冀汭、拜见孙铤，拜见曾卓，拜见绿原，拜见朱健、，拜见罗飞——这些“七月派”作家的著述，都牢记在成勇心中，他在大海捞针般地寻寻觅觅；他请幸存的作家为他找得的书赐题墨宝；他细细钻研这些书，写下心得体会。

我仔细观察过黄成勇，他在与文化人见面时，一般很少滔滔不绝地说话。但是，他的表情的亲切、他的眼神的专注，总让人产生一种对他的信任。难怪他在全国结交那么多文化名人，却让人仍感觉黄成勇是可亲可近的。不用遮掩，黄成勇已经是书香世界的重要建设者之一。他的那份对文化人的牵挂和感动，早经他的读者的承传，化作文化香火，于读者的心中点燃文化的激情。

最后，我感到黄成勇的写作激情是澎湃的不可遏止的，像《胜利的周代》、像《读〈恋曲与挽歌〉》等几乎给人一挥而就的感觉。《红色恋人》在美丽的文字里完成了考据任务，说明成勇的另一副笔墨也不可小视。黄成勇的写作实践，粉碎了借口“太忙，抽不出时间写东西”的谬论。是读书种子，不管什么条件，都会手不释卷、笔不停挥的。你说是不是？

谨此为序。

2003年6月15日作于六场绝缘斋。时窗外阳光明媚，夏风习习。阳光下树荫里，一群人在搓麻将。我在这雨声般的麻将伴奏中坐于电脑前敲完此文。

目 录

那份牵挂和感动啊

——序黄成勇《幸会幸会 久仰久仰》 龚明德 /1

跃动的夜

——七月书旅之冀沔篇 /1

书祭路翎

——七月书旅之路翎篇 /9

曾卓题跋

——七月书旅之曾卓篇 /16

受伤的旗

——七月书旅之孙铤篇 /28

所以切不要悲伤

——七月书旅之绿原篇 /35

潇园·汉江

——七月书旅之朱健篇 /41

活着就是证据

——七月书旅之罗飞篇 /50

战争诗情

——七月书旅之胡征篇 /56

思无邪

——七月书旅之彭燕郊篇 /63

被历史拥着

——七月书旅之化铁篇 /70

鲁煤独白

——七月书旅之鲁煤篇 /78

几位幸存者

——七月书旅小跋之一 /84

感受苦难

——七月书旅小跋之二 /93

汉江·莲池 /100

半分园种诗 /110

附一 书跋两则 /116

曾在鄢阳山水间 /119

红色恋人 /129

高莽的牌 /136

流沙河先生摆“龙门阵” /141

附二 Y先生语录·十堰篇 /149

胜利的周代 /153

读《恋曲与挽歌》 /156

雷公批我 /161

关于《板桥杂记》 /165

长春书事 /169

呼兰书事 /174

到书海看潮 /178

流动的盛宴 /181

书事近录 /187

鱼香茄子 /191

痛说革命酒史 /195

秘不示人 /199

择木而栖 /203

我与“牛鬼蛇神” /209

图书广告二十一则 /214

关于几种毛边书的一通电话 /236

附三 武当山和一家书店 绿原 /239

附四 结缘黄成勇 梅洁 /245

附五 《中国精神》书摘 邢军纪 /254

后记 /261

跃动的夜

——七月书旅之冀访篇

1939年，冀访师范毕业后，在湖北宜昌西部约60里的一个乡间小学任教，当时才19岁。上年10月，日寇攻陷武汉后，正加快向中国腹地进逼。长江一线战事激烈，中国军队在三峡出口南津关设防。宜昌城已是敌机频临，炮火连连。

这天冀访进城便遇到空袭，在防空壕蜷伏了两个小时。警报解除时，夜幕已经降临，他见到这样一幅景象：

大街小巷，高楼矮房，远远近近的店铺，来来往往的行人，全都辉映在战时市镇的灯光里。生活依旧，一切完好。在下游蠢蠢欲动的凶狠敌人，在上空刚刚来袭的残暴敌机，似乎没有给城市带来任何影响。

然而在大江上，波浪翻滚，汽笛嘶鸣，轮船向江边驶来，工人们向轮船跑去。战士从甲板上跳下，抬着辎重、枪炮，辉映着夜的光辉，列队向血与火的战场前进，唱着嘹亮的歌。而健壮的工人们，热情吆喝着，把一箱箱子弹运上岸，再蜂拥般装上一



冀访像



宜昌南津关（黄成勇摄）

“对着永恒奔流的大江，我歌唱。”

——冀沅《跃动的夜》

辆辆汽车。沉重的汽车，马达轰鸣，车灯如炬，向前急驶，追赶远去的队伍。

环顾大江上下，凝重的寒空、起伏的群山、奔涌的江水……冀沅深深地感动了，浑身都布满了敏锐的诗的触角，每一个细胞都为这火热的战斗生活活跃着。眼前的、心中的一切都是跃动的，就连归途上辽阔的田野、浓密的森林、崎岖的山路都是跃动的；就连天边的繁星、夜空的寒风、林间的涛声都是跃动的。山民挑着担子，赶着驴子，唱着山歌，远远走来，是往城里运送粮棉。冀沅与他们擦身而过，听到灼热的呼吸，感到跳动的脉搏，在亮壳的照耀下看见了他们红黑的面孔。在大山的怀抱里，无数朦胧的屋檐下，彻夜不息的纺纱车的声音、推磨的声音从每家每户的门缝逸出，变成了歌，钻进冀沅的肺腑。他推开门，走进这歌声里，迎着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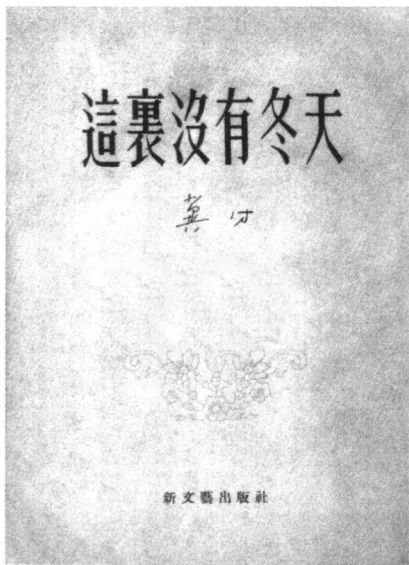
们和姑娘们的笑，打开他的房间，在煤油灯下，凝着感动的泪，挥着轻巧的笔，伴随着激越的脉搏和汹涌的诗情，在鸡声四起的时候，完成了长诗《跃动的夜》，并缀上年、月、日、时。后来，几乎所有选了这首诗的诗歌选本，包括那本著名的七月派重要选集《白色花》，都在这首诗后面注上了“一九三九，一一，二〇，黎明时写成”。

可惜我不是画家，否则我会把长诗绘成浓墨重彩的全景图，献给已成既往的中国抗日战争，并用以招回爱国主义诗魂。这里有绚丽灿烂的色彩，有丰富厚重的音色，有变化跃动的画

面，有从近及远、从远及近的景色，有从城镇到乡村、从平原到山地的空间递延，有从暮色苍茫到晨曦初现的时间流动，有军人、工人、农民的面容特写，有刚烈与委婉并存的感情抒发。一幅多么壮观的全民抗敌图。如同诗人柯岩早于胡风冤案平反前，在全国文代会上朗诵曾卓《悬崖边的树》后，宣称不相信诗人是反革命一样，今天的人们读《跃动的夜》，怎么能相信冀沆曾是被羁押劳改并管制多年的“反革命”呢？

日瓦戈医生的哥哥说：“如果人们热爱诗歌，就会热爱诗人。”1996年1月，我来杭州拜见冀沆——1939年后的时光又流逝了56年——怀中揣着选有诗人19岁时的诗作的书，寒夜里探路而行，心头先自充溢了沧桑之感。

望山居的客厅大小适中，在白炽灯的照耀下，充满暖意。一面墙上悬挂着已故七月派诗人邹荻帆手书小令和邹夫人的水墨牡丹；一面墙上悬挂一幅



《这里没有冬天》，
冀沆著，新文艺出版社
1954年6月第一版。

“55年前出版的几种书，在几十年的暴风骤雨中早已荡然无存。80年初，我曾四处寻找，终无所获。平反后，公安部门虽然退还了几本，也无法谋得出版的机会。黄成勇同志于无意中在旧书肆得此，自是一种奇遇。‘奇遇’可喜，因为它证明了文化专制主义的无能与无用。我高兴在扉页上写几个字，庆幸它得到了最好的保存人。”

——冀沆

灌木年轮

冀 沅 著

我

最熟悉我的坎坷的是我
最不能掌握我的“命运”的也是我
最了解我的隐私的是我
最不明白我的缺点的也是我
最忠实于我的朋友的是我
最不肯和我妥协的对手也是我
我是我的爹
爹也是我的爹
我的爹能够洞察我的所
我的所也能够洞察我的爹
我活着时永远是我自己
我死了更不会变成别人

《灌木年轮》，冀沅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年7月第1版。

“快三步
慢四步
前进了后退
后退了又前进
转一个大圈子
回到了原处
再转过去
转过去
后退了又前进，前
进了又后退

慢三步
快四步
在舞厅里
我读懂了
一部《中国通史》
——《灌木年轮·在
舞厅里》

草书，写着“心事数茎白发，生涯一片青山。空林有雪相待，古道无人独还。”褐色的沙发、茶几，已然摆着两个玻璃小钵，装满桔子和花生。桔子上泛着油亮的光泽……先生细心地关照从寒风里走来的我们：“今天寒流来了，你们恐怕要加衣服。”

相对坐下，我顿然想起七月派诗人、理论家阿垅对青年冀沅的一番描述：“裴多芬的脸型，亚热带的性格(先生祖籍湖北，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热情然而蕴蓄。髻曲不整的头发，排列不美的牙齿，隆凸的额和深陷的眼睛对称……”先生面容有些冷峻和庄严，但

我没有发现阿垅所谓的怒容，嘴角之间倒仿佛有些忍俊不禁的笑意，目光却是咄咄逼人的。

先生的诗，我读过几首，《跃动的夜》是印象最深的。我向他请教诗中的“亮壳”。

“那是一种灯，外面蒙着纸。四川话叫‘亮壳’，有的地方叫灯笼。不是手电，手电在那时是一种奢侈品。”

我恍然大悟。又问：“《跃动的夜》是您的处女作吧？”

先生一笑说：“第一首诗是《昨夜的长街》，为纪念‘一二·九’运动写的，发表在《武汉日报》，但后来怎么找也找不到。只好把它(《跃动的夜》)当作处女作了。”又说：“写好后寄给了《七月》，很快就在《七月》第五期发表了。”

我问：“一发表就产生了影响吧？”

他谦虚地说：“有几个人读到了。那时的文化传播不行，又在打仗，没多少人读书。”

诗的发表和与《七月》主编胡风的结识，使冀沄不久便成为七月派重要诗人，后来由胡风陆续出版了诗集《跃动的夜》和《有翅膀的》。1955年，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

谈到1955年的遭遇，先生平淡地说都是过去的事了：“坐了四年牢，然后放出来——也不叫‘放’，在一个农场劳动。后来才知道这叫‘控制使用’，一直到平反才恢复工作。这样也好，避开了文化大革命，否则恐怕就没命了。同在杭州的方然（亦七月派诗人和‘胡风分子’）在‘文革’中跑到派出所要求重新抓进去。人家说，已经放了你，再用什么理由抓你呢？最后被迫害致死。”

我说：“读过晓风（胡风女儿）编的《七月》、《希望》作者发表作品编目。其实艾青、田间都曾在《七月》发表过不少诗作，他们在五五年怎么逃脱了呢？”

先生说：“是呀，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向太阳》，田间的《给战斗者》，都是《七月》发表的。那时候人说你是你就是，说你不是你就不是。你看——”先生背诵道：“‘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最高领导、中央的报纸这样说，谁能不信？谁敢不信！”



冀沄在寓中（黄成勇摄）

“心事荃白发，
生涯一片青山。
空林有雪相待，
古道无人独还。”



《望山居偶语》，冀
访著，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

“但是，它终于有了
破‘屈’而出的机会。不
过又增删了一次，共得
九十七篇。”

——冀访《前记》

我说：“据说当时有两千多人受株连。”

“何止？岂止？海燕书店的老板愈鸿模（他出版过许多七月派诗文）是自杀的。他有什么罪？还有我在宜昌和杭州的学生，他们有什么罪？”先生的口气已明显的平静了。

1955年的悲剧自有其深远的昭示意义，研究者正从多方面进行研究。但从普遍意义上说，当年中国大地上发生的这件震惊中外的大事件，恐怕已被人淡忘了；即使曾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恐怕也已经相当漠然了。关于七月派，关于他们在国难深重、斗争激烈

时期为民族解放、人民自由的奋斗、呐喊，关于他们在建国初期满怀政治感情对新中国建设者们讴歌和赞美，关于他们陷入文坛宗派斗争，最终因为诗，因为坚持文艺真理而蒙难的经历，恐怕更不为当代青年一代所知晓了。我把这个看法告诉了冀访。

他说：“是呀，这么快就忘记了！才多少年？这中间政治运动太多，出现了几个文化断层，形成今天的人不知道昨天发生过什么事情，丧失了起码的历史感。现在的人只想发财致富，这也是一种悲剧，（与1955年）是两种不同的悲剧。”

我也只不过因为有点偶然缘分才对七月派的书与人发生了兴趣。此前几月，我在一古籍书店少得可怜的旧书中，搜得冀访195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这里没有冬天》。我把书寄给了先生，要求题一个小跋。不久，书寄回来，跋是这样的：

1955年前出版的几本书，在几十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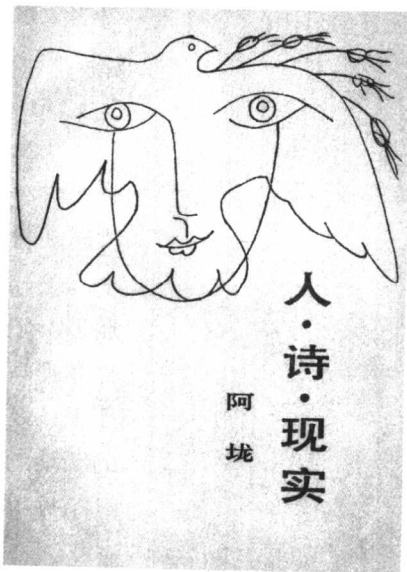
暴风骤雨中早已荡然无存。80年初,我曾四处寻找,终无所获。平反后,公安部门虽退还了几本,也无法谋得出版的机会。黄成勇同志于无意中在旧书肆得此,自是一种奇遇。“奇遇”可喜,因为它证明了文化专制主义之无能与无用。我高兴在扉页上写几个字,庆幸它得到了最好的保存人。

先生拿出新近出版的诗集《灌木年轮》,签名送给了我们。说:“出书真难。你看一下就知道了。序是1991年就写好了,直到现在才弄出来。”我欣喜地发现,这是先生几十年创作的选集,没收长诗,但列有存目。“年轮”的寓意显而易见,但先生是那种短矮伏地、形容猥琐、杂草相伴的灌木吗?

我拿出胡风冤案初步平反后出版的《白色花》来,对先生说:我有心请书中所有健在的诗人签名留念。绿原先生、曾卓先生都已先此分别题签了。先生拿过书,边写边说:“那你要抓紧,我们年纪都大了。”

诗人们之间连绵几十年的友谊,因为经受政治劫难,有了共同的命运,显得更加动人。来杭州前,上海一位藏书家送了我两本路翎的小说集——《在铁链中》是解放前的小说集,《朱桂花的故事》是建国初期的小说结集。今年2月12日是路翎逝世二周年祭日。我把这两本书递给先生。先生与路翎有旧谊,近有泣血悼文《哀路翎》。

先生抚摸《在铁链中》,说:“当年路翎到处找这本书,曾经找过我,我也没有。”又拿过《朱桂



《人·诗·现实》,阿垅著,三联书店1986年7月第1版。

“人的单纯和诗的单纯,使我们读的时候能够直接地被他所袭击,就如同狂风来了似的。多么诚实地,不必假借任何色调和任何乐器的。”

——《冀访片论》